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

話說讓如、鶴仙得假三個月。讓如將眷口攜到并州，與阿寶們相聚，一時悲喜交集，不用說了。次日便同鶴仙、阿寶，到了玉華宮李夫人靈前一哭，也就到癡珠墳前灑淚一拜。轉盼假滿，已是六月。

荷生是十七進了金陵城。十八讓如、鶴仙也到。荷生大喜，把偽東府掃除，與二人駐紮。

這二人與荷生八載分襟，一朝捧袂。傷秋華之宿草，喜春鏡之羅花，真個說不了別後心事。讓如又以遲到一句，不及見春纖為憾，便往秦淮河停靈之所，祭奠一番。

一日，大家談起吳越用兵。讓如道：「東南地勢，太原的馬隊、敵憲兵，都用不著。還是我寶山鎮兵，及湖淮兵得力。」因向荷生道：「你的才大如海。怎麼平了十年巨寇，復了千里名都，竟不草個露布，聳人聽聞哩？」荷生道：「這算甚麼巨寇？此數十年中，士人終日咿唔章句。就是功名顯達之人，也是研精歐、趙書法，以博聲譽。濟之以脂韋之習、苞苴之謀。輟略經濟，偶有談及，群相嘩笑，以為不經。吏治營規，一切廢弛，徒剝民脂膏，侈以自奉。坐此國勢如飄風，人心如駭浪，事且岌岌。可笑當事的人，尚復唯唯諾諾，粉飾昇平，袖手作壁上觀。間有名公巨卿，氣魄、資望卓越尋常。奈處升卿之錯節，才識不及；學渤海之亂繩，德量無聞。是以大局愈爛，這釜底游魂，因得多延歲月。對村婆而自絮生平，獲小竊而大書露布。我不怕別人，我祇怕癡珠在那青心島，會拊掌大笑哩。」說得讓如也笑起來。

荷生因說道：「自此以往，司牧之官，必能掃除一切苛政。猾吏奸胥，悉設個法箝制之，使無舞弊。慢慢的采風問俗，去害馬以安馴良。泯雀角鼠牙之讐，絕狼吞虎噬之端。不驚不擾，民得寬然。各盡地力，學你寶山開墾的工夫，與這些人課勤警惰，講信修睦，有教有養。使天下元氣完復，不枉我們勞碌這七人年纔好呢。」讓如道：「這真忠言至計，中興碩輔之言。」荷生笑道：「我算甚麼！明相國不動聲色，卻出斯民於火熱水深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。韋癡珠不縮半緩，卻相時度勢，建築於顛沛流離。碩畫老謀，寄意於文章詩酒，這纔算個人哩！」

讓如歎一口氣道：「不是你這闊大的胸襟，也不肯和盤托出。我們不是相國，那裏能如此發揮？不是癡珠，那裏便有此成算？祇相國以人事君，自然譽流竹帛，績紀太常。癡珠一生屈抑，我們僥倖會合風雲，也該特摺闡揚。或請予謚，或請專祠，使天下後世有這個人纔好。」荷生笑道：「這卻不必。以柳下惠之賢，而謚以一惠，出自其妻；以曾南豐之地望，而一瓣之香，竟傳師道。可見人世榮華，舉不足為我癡珠增重。異日有心人，總能發潛德之幽光。底事我們闡揚，轉成門戶之見？你不看杜少陵，歷數百年而忽謚文貞；蘇東坡不得冷豬蹄，而朝官至今尚為做生日麼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，不煩我們為癡珠早計哩。」讓如拊掌道：「古人相見，開口便有到心語。你今日議論，語語沁入我心。」

正待說下，紫滄帶個女子進來，說道：「這女子姓傅，名喚善祥，是個女簿書。據說洪逆就埋在這府裏空地，那時入坎，掘得極深，甚是秘密。」荷生聽說，傳令開了後宰門，派五百名人夫，前往發掘。接著包起回說：「搜捕遺孽，莽田渺無下落，卻揭了著名幾個賊目。」於是荷生邀著讓如，一同升帳，問供去了。

再說榮合、榮法部下，卻有兩個偽將，一名翁闔陽，一名呂壽臣，武藝也不在顏、林之下。榮法、榮合百事糊塗，卻曉得收買兩將的心，以為護衛。起先靈蕭、靈素主持號令，人人都受這妖婢磨折。祇有兩將，他卻不敢一毫凌侮。後來妖婢聽見妖婦兵敗，趕赴金陵，這裏號令便歸在兩人。

這會一個緊守滸墅，一個緊守錢塘。環營三濠，撐拒顏、林，倒也是將逢敵手。此數日，果齋正與闔陽約定，兩邊不用炮火，不用隊伍，祇單騎對戰，輸的退兵。戰了兩日，不分勝負。

這日，又是兩下酣戰。都脫了鎧甲，去了兵器，下馬較起拳來。兩邊士卒，看到入神。不想包起、黃如心二人，奉了荷生將令，帶了四千湖兵，前來助戰，恰恰到了。

兩人私議，將金陵賊衣，悉令湖兵二千穿了。如心賺個賊的令箭，往賺錢塘城池。包起卻趕來助戰。到了賊壘，擂鼓搖旗，自後面通濠撲入。當下賊眾忽見營後人馬破空而來，闔陽祇得放松果齋，大罵道：「捉狹鬼，不是英雄，算我上你當吧。」上馬走了。

其實，這枝兵來路，果齋也白茫然。闔陽正馳回衝殺，將包起的兵團圍住。城賊無數奔出，說是官軍掛起金陵旗號，賺開城池，擒了三大王。闔陽及賊眾，心都慌了。一會，果齋也到，與包起兩邊夾攻。一枝畫戟，東馳西突，所向披靡，力將江口以及城隍山賊營百餘座，盡數踏平了。闔陽落荒而走。

果齋與包起入城，將擒來偽越王榮合打入囚籠，解住金陵。其餘賊眾，一起准予投降。住了一日，乘勝領兵，殺上塘西，收復嘉興去了。包起、如心俟著浙東西兩個節度到了，也就馳來。果齋早已祇執單盾，冒矢復了姑蘇，擒了偽吳王榮法。

於是合兵一處，會同卓然來攻滸墅關。三日破了。兩人用計，射倒了闔陽、壽臣。

忽報大將軍、女提督帶健婦五百人過江，現在駐紮常州。包起、如心就將榮合解往常州營前。卓然仍紮滸墅關，伺候大將軍。果齋便帶兵，掃蕩吳越諸郡縣殘匪。

看官，你道荷生怎的過江呢？他是富川人，想借此遊歷江南一番風景。不想到了揚州，遙見那灌莽棲於薨棟，平沙抗乎睥睨。煙火無墟，四望靡際。與采秋低徊憑弔，因說道：「昔日繁華鼎盛之處，今皆成瓦礫場矣！」

次日過江，風靜波平，也自欣然。望見金焦一片邱垤，赤雲崢嶸。免葵燕麥，驛受驕陽。因想起遭時不祥，見此蕪亂。回首故鄉，數遭兵燹。泮柯山畔，家竟何如。夢草池邊，同聲浩歎。於是浩然有歸與的意思。又想道：「虎豹居在深山，人人聞聲便自惴惴。以遊五都之市，販夫孺子皆得持著瓦礫，嘩然相逐。麟出大野，足折商鋤；龍入魚群，豫且見困。而況炎炎者滅，隆隆者絕。高明鬼瞰，自古為然。我斷不可寵利居功哩。」

這日到了常州。曉得果齋，業經破越沼吳。恰好榮合解到，問過口供，傳令磔死梟首。會同金陵洪逆戮屍的首級及榮法首級，傳示各道滋事地方。就想道：「自來賊平，遣散兵勇最是費手。我幸馳逐七年，不曾募得一勇。祇大同健婦三千，都是有夫之婦，且有室女，不怕滋事。外此，顏、林所部四千，是并州額兵，淮南北陸師，水師，湖南北精銳，亦是平定後新設額兵。至如讓如帶的是寶山屯兵，紫滄帶的是馮姓子弟兵，更無可慮。最可笑者，以前用兵，不於各道額兵練出，轉向市井中募來。既糜國帑，又滋弊端。我如今祇作個書，囑讓如陸續奏撤，便無甚事。」

次日到了滸墅關，接見卓然。即令其撤回部兵一千，留一千協同果齋搜捕餘匪。於是放舟於三萬六千頃之太湖，挹取其風雨波濤出沒之理趣；輿輻於三十六峰之天台、七十七峰之雁蕩，開豁其金戈鐵馬擾攘之煙塵。凡郡縣供給，一起拒絕。水向荒墟停泊，陸抄小路來往。

到得八月，駐紮杭州。卓然、果齋都來繳令。便與采秋遊了一日西湖。禿樹支離，寒波渺漠。荒草低天，叢蘆冷岸，滿野陰雲濁潦中頹牆廢垣，殘毀駁裂。野店無煙，遠峰數點。兵火後光景，真可歎息，悵然而返。

覺得一路秋風衰柳，門巷無人。昏霧歸鴉，荻花欲語。荷生既苦喚奈何，采秋亦心驚老大。

將到行營，遙見無數倭人。刀如霜白，槍似林蒼，又覺陡然。青萍接著回道：「倭人解來金陵遺孽馮莽田，前來請令。」荷生神定，轎子軟步如飛。倭目數十輩，亮甲掛刀，一字兒跪接。荷生轎中點首示意。

轅門下營官扶入，傳令升帳。於是卓然、果齋招呼整隊，杭城大小官員也來站班。帥旗一展，升炮三聲，荷生衣冠升帳。中軍

傳呼，倭日一人進見。倭日報門，巡捕官領跪階下。

荷生問道：「哈巴里就是你麼？」哈巴里答應了。荷生道：「你們從何處擒來馮蒞田？」哈巴里道：「元帥克復金陵，蒞田隨著偽王娘馬氏、伯丞相鄧際盛、又偽官等數十人，竄上清涼山洞。洞裏原有儲侍，經歷兩個月，食也盡了。將金寶航海，投奔香山，懇求我們帶他回國，保全這數十條性命。我們竊念元帥號令威嚴，小國新受皇上天恩，不敢護庇叛孽。計誘登島，悉數擒獲，押解前來。探得元帥行營，特由粵洋駛著輪船，清晨到了，就來轅門伺候。」荷生欣然道：「你等恭順可嘉，靜待本帥奏聞獎賞吧。」哈巴里磕頭稱謝。就吩咐杭守，延入行館，優待去了。

此時天已靠晚，自轅門以至帳中。燈張百合，炬列萬行。火焰中刀矛林立，各將領明盔亮甲，奕奕有光。將那分明別隊五色的戰襖、五色的旗幟，愈顯得對對分門。荷生高坐帳中，披件團龍黃綾馬褂。帳裏旁列捧劍、捧令兩侍兒，如花似玉。帳前雁翅般武巡捕數十人，俱是魚鱗文戰袍，團花馬褂。一呼百跪，一諾千聲，真顯得大將軍威重如山。

當下哈巴里隨著杭守，逡巡而出。上面接疊連聲傳呼：「抓進馮蒞田！」下面答應如雷鳴一般，將馮蒞田跪在當面。荷生問道：「你是馮蒞田麼？」這孩子已慌得說不出話，一晌纔應道：「是。」以後問他，都不能答應。還是推上偽王娘和那偽丞相，纔一一畫了招詞。荷生吩咐：「打上囚籠。」祇聽得高唱掩門，早炮響鼓鳴，荷生進去了。

次日傳令卓然、果齋，帶了囚籠先行。第二日，荷生與采秋起馬。這回卻走了官站，各道節度迎送供帳，交錯道路，這不用說。

荷生登舟，卻一天走不了三五十里路。慢慢的召見父老，撫循難民，給發賞犒。采秋也逐處見有婦孺，便召來詢問一番，與些銀鏰子。老羸的人，更加厚遺。以此十里一泊，五里一停，自八月十五杭州起馬，直至十月初一纔到金陵。恰好欽使韋小珠也到了。

你道小珠，怎充欽使呢？小珠自十七歲入學後，便奉諱了。為是江南道第，老夫人就不准他出門，祇作書謝了謨如。

後來謨如經略西北，小珠卻力學五年。壬戌登了鄉榜第三名。航海會試，又高高中了第十名進士。朝考一等第二，殿試一甲第三。謨如、荷生時常，均有音問往來，早為癡珠欣慰。本年各道鄉試，小珠得了陝西試差。此番進京復命，奉旨前往江東，冊封諸將，犒勞大軍，賙恤難民。

荷生、謨如大喜，差員遠接，凡供給護衛。大家曉得是癡珠兒子，個個盡心。舟次石頭，荷生、謨如帶領文武各官，排隊奉迎。請過聖安，與小珠見面。真有虎賁重逢、蘇瑰有子之感，不覺睫淚盈盈。小珠更覺銜哀欲涕，奈係公座，不便私談。

迨入行館，荷生、謨如便與小珠執手一慟。是夜三人開宴，招及鶴仙，款款情話，更深纔散。

次日黎明讀詔，大家俯伏壇下。只聽唸道：

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維金陵之小醜，敢黑子之負隅。抗顏行者十一年，延腹疾於十三道。怨深臣庶，憤結鬼神。自外生成，久留苞孽。往者遊氛不戒，大帥無功。爰撤兒戲之兵，特技忠衿之彥。

雷符星斗，光顏自有旌旗；文畫葩瓜，賀齊列成杆櫓。結李摩雲之壘，成算在胸；焚盧明月之屯，奇兵拔幟。如太陽之沃雪，所過皆銷；譬大旱之望雲，崇朝而雨。於是功成掃穴，捷奏甘泉。當南風解慍於薰琴，正秋露垂珠於盾墨。陳牲告廟，慰列祖在天之靈；晉冊承歡，加慈母深宮之膳。無可寬者元惡，俾送檻車；有必報者豐功，遠稽彝典。敬奉兩宮懿訓，式頒五等崇封。

於乎！臣為主生，功因將立。代吳定策，惟羊祜無愧張華；平蔡刊碑，在昌黎何私裴度。金釵阿杜，艷貴妾於盤龍；鐵戟崔家，施郎君之行馬。賞榮於室，蔭遠其門。溯不獲已而用兵，天其臨汝；有非常功而介齋，禮亦宜之。欽此。」

讀畢謝恩。大家延小珠行禮，小珠俱以父執相見。

此時明相晉了公爵，荷生封侯，謨如、鶴仙封伯，卓然等俱得爵有差。采秋、瑤華均受一品夫人封典，常食提督總兵全俸。柳青、胭脂也得二品封。春纖賜號貞慧仙妃，建祠鍾山，以掌珠、寶書從祀。

小岑攜了丹翬，劍秋攜了曼雲，都到金陵，與采秋、瑤華相聚。大營調著安徽男班、姑蘇女班各十部演戲，高宴三日。自大將軍以至走卒，無不雀竹。小珠傳旨，犒勞勝兵，每名十兩，賙卹難民，每名三兩，大抵在二百萬以上。

過了數日，荷生進京獻俘，小珠進京復命。謨如大家或回原任，或處新任，都分手了。

當下并州余翊，擢了江左節度，也是故人。延個大著作，撰起平定金陵碑文。將上石了，荷生取閱，笑向謨如道：「韋癡珠已死，誰能揮斥豐碑與你紀勛呢。」臨行，自作六個大字付給謨如，說道：「祇此六字，抵得鋪張揚厲一千餘言。就那塊石鑄上，做個亭子蓋覆吧。」大家看是「靖江鎮海之碑」六字。正是：

一片燕然石，詞蕪義不尊。

西京遺響寂，風雨憶文園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